

论《流俗地》梦境书写的“轻”与“重”

温雅雯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成都 610200

摘要:《流俗地》是一部融合梦幻与现实的小说,其流畅的衔接与过渡让读者不禁沉浸其中、难以察觉。作品深植于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哀而不伤的节奏展开情节的勾连与叙述,赋予了小说精妙深刻的内涵和灵动梦幻的气质。梦境书写作为小说的关键技巧,为读者提供了一窥奥妙的窗口。本文将从梦境书写的具像化叙述和简单化叙述两种形式来对代表性文本进行细读,探讨其如何展现小说的思想深度、审美轻盈,以及两者之间所形成的巧妙平衡。

关键词:《流俗地》;梦境书写;轻与重;对抗与调和

在文学作品中,作家经常会把“梦”作为表现人物心理特别是潜意识的重要手段,把人物内心隐藏的最隐秘的部分表现出来,从中窥视人们在残酷的外部环境与本能欲望的冲突之下的挣扎和无助。弗洛伊德认为梦的真实内容代表了人的无意识领域的深层欲望,而 these “无意识”或“潜意识”所容纳的含量丝毫不逊于清醒状态下的认知,而梦境此时就成为了接纳它们的空间和将其具体化的表现形式。文学作品中的梦境书写并不是对“梦”的自然主义再现,而是以作者的主观意识和主体经验对生活中的梦境或其他现实场景加以极具个性化的艺术加工和改造。

一、《流俗地》中的梦境书写

在《流俗地》中,作者以平实且灵动的文字塑造了一群十分独特且富有生活气息的人物,梦境书写多集中于银霞、细辉及其妻子婵娟。银霞是小说的灵魂人物,她的梦境书写所占篇幅最多,其次是婵娟,梦境书写几乎成为塑造婵娟这一形象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了。至于细辉,关于他的梦境书写的内容相对少一些,也更为碎片化,但也给他增添了几分独有的光芒。

作者在塑造人物梦境时采用了具象化叙述和简单化叙述两种手法,借助两种手法各自所具备的功能更为完整统一地呈现出人物的现实人生与内心世界。具象化叙述详细刻画了梦境的各个阶段:入梦前的心理状态、梦中的具体内容以及梦醒后的心理变化,意在从不同阶段

上微观把握梦境。而简单化叙述则以概括性语言简述梦境,侧重反映人物心理状态而非细节描绘,意在从整体上宏观展现梦境。总体而言,这两种叙述梦境的方式在《流俗地》中都有着清晰的体现,但所分配的笔墨是有所侧重的,主要是对梦境的具体化叙述。

关于梦境的具像化叙述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小说最后一章“归来(之二)”中的描述:“她晓得自己睡着了,眼前的黑暗逐渐被稀释,从一堵厚实的高墙缓缓动摇,变成了雾……她听到父亲……一层一层地打开家门。”^{[1]458}这就是对银霞半梦半醒的状态的细腻刻画,以高墙、雾和潮汐这几个意象来具像化人们刚入睡时的微妙意识变化。包括这里银霞听到父亲的一系列动作,有可能是银霞按照平日里父亲的习惯动作而形成的一个异常具有真实感的梦境。同时,作者以一个似梦非梦的细节来展现亲人之间难以理清也难以割舍的羁绊,引起读者的共鸣。

“银霞在飘浮中尽力竖起耳朵,觉得链接着身体的天线被拉得很长,像是一条长长的触角伸到了窗外,再继续往上伸延,直至半空,云和月亮都不远了”^{[1]459}这是银霞在深度睡眠中所获得的奇妙体验,此时的她已经不再是一个实体的人,而是化为了漂浮在这片土地上的气体,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此时的银霞更加肯定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是一个梦,不再是最初的似梦非梦的状态。

通过对这一梦境书写中具像化叙述的文本细读可以看出,这类表达实现了叙述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使得整个梦境全面完整地呈现出来,并不会产生阅读障碍。其中也不失对梦境细节的精准捕捉,展现了银霞真切而细腻的情感体验,这些都使得梦境书写中的具像化叙述既

作者简介:温雅雯(2000-)女,汉族,江西省九江市人,硕士研究生,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能够深入挖掘人物潜意识中的心理活动,又能够完整细腻地展示人物在梦境中心理变化的全过程,尤其是入梦与出梦这两个阶段都与现实产生了切实的链接,淡化了梦境的虚幻性从而强化了梦境的艺术真实。

《流俗地》中同样也有对于梦境书写的简单化叙述,以人物在特定时刻的心理状态对整体形象的塑造进行补充和说明。例如在“巴布理发室”这一章节中,银霞提及她梦见过和自己与细辉、拉祖三人间的谈话甚至是争吵,除此之外,她的梦里还充满了巴布理发室的气味,那是一种混合着檀香、茉莉花香加上其他银霞叫不出名堂来的香料以及剃须膏清爽的薄荷味。

作者借助梦境这一途径引出童年时某些特定空间给人带来的难以磨灭的情感记忆,例如这里的气味混合体。由于梦境和回忆本身都是一种难以捕捉的精神体验,如果不加上一些具像的事物加以平衡,一切都会变得虚无缥缈甚至让人怀疑其是否只是自己的臆想,所以这里将带有不同气味的各自物质实体与梦境相结合,给小说的梦境书写赋予更多的生活实感,契合了小说“写实”的主基调,与随之而来的现实顺畅自然地衔接起来。

二、梦境书写的思想价值之重

《流俗地》虽没有展现出尖锐的社会批评气质,而是以一种更温和、不露声色的笔触去探索一座城市的肌理和脉搏,但这都不意味着它不具有深刻的思想和沉重的主题。例如作者对婣娟的梦境书写便很能体现平静叙事下的暗流涌动。婣娟曾任教职的学校发生过一起学生自杀事件,这起自杀事件与婣娟本人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这个自杀的女孩却成为了婣娟无法摆脱的梦魇和心魔,一次次在梦境和现实中将婣娟逼至崩溃的边缘。

梦境书写以理性和非理性交织的叙述隐喻人物充满矛盾与痛苦的生存困境。在“婣娟”和“女孩如此”这两个章节中,作者详细地描绘了婣娟的梦境,可以视为具像化叙述;在“远水与近火”这一章节中简单化叙述了婣娟的梦境,所以对于婣娟梦境有详有略的叙述生动且深刻地展现了婣娟在这起校园事件后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和无法面对自己的精神困境。

这一段梦境书写是婣娟和往常一样第不知道多少次梦见那个女孩,不过这一次两人的身份发生了一些转变,女孩虽然穿着校服却不再是学生,婣娟也由老师变成穿着白衫蓝裙的中学生。这种身份的转换暗示读者,即使在现实中确实拥有着某个或某几个固定的社会身份,但并非一成不变的,更无法代表这个人在现实中的真实处

境。婣娟曾经是一名老师,但是她没有做到鼓励爱护学生,反而是以严重摧残学生自尊心的形式来惩处学生。当她在梦境中发现自己变成一名中学生时,她直接惊吓得睁开眼来。给她带来如此之大的惊吓的不仅是女孩诡异的脸,而是意识到自己此刻从权力的上位者成为笼罩在阴影之下的“绵羊”。

婣娟的崩溃揭露了中学教育的失败,其中包括老师的失德和同学的霸凌,同时也将社会舆论的冷漠和极端描绘得淋漓尽致。这其中任何一个话题都是沉重且深刻的,没有一条生命能够顽强到仅靠自己的努力就走出阴霾,然而又并非每个人都有坚强的依靠。作者借不愿从婣娟梦里离去的女孩警示所有人,她所经历的霸凌与伤害是真实的,是不随时间流逝的,是不能被遗忘的。

选择主要以梦境书写来完成对人物伤痕的揭露,以一种非理性状态下的虚写来填补事实的部分,实质上是作者对笔下人物天然的关怀与怜爱。如一束光般的银霞也在寂静无声中承受了难以言说的苦楚与折磨,她“梦见自己成了躺在停尸房中的一具尸体,四周寒冷得令人结霜,她清清楚楚感受到肉身被剖开”¹ⁿ³⁹⁵这对应的是银霞在现实中被强奸后流产的悲惨经历,当她只是一具任人摆动而毫无招架之力的沉默的躯体时,梦里那些看似非理性的形容却恰恰是受害者最真实的感受。作者既不忍直白地书写人物关于伤痕最真切的疼痛与绝望,却也拒绝忽视或美化经历伤痛后的自愈人生,因而以梦境书写这一特殊的表现手法来另类地呈现人物内心真实且具像化的痛苦与哀伤,也充分展现了作者的批评立场。

三、梦境书写的审美价值之轻

作家在小说中进行梦境书写时会运用各种意象,一方面这符合梦自身的特点,另一方面增强了梦境表现的深刻性,意象与人物情感的融合使小说更加充满意境,也就促使人物的心理状态通过各种意象建构起来,从而表现人物心理和性格的复杂性。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梦境书写为小说增添了诗的气质,或者说,《流俗地》的诗化色彩是得益于小说中的梦境书写的。

在“巴布理发室”这一章节,重点描绘了细辉的梦。“在梦里,细辉每次回到近打组屋,必定走进巴布理发室,并迳自走到那一张小桌子前。”^{1p25}这个梦境是由细辉追忆与拉祖童年时的相处片段来展现好友间真挚的情谊。在梦中出现的这些视觉影像往往表现出梦者试图使它们复活的愿望,通过视觉影像在梦中的重现来实现潜藏在梦者潜意识中的真实愿望。巴布理发室此时成为承

载了细辉无数回忆与思念的意境，所以里面的人与物皆是被诗化了的动人意象。

“看见镜子里另有一个幽暗之所，仿佛被复制的半个巴布理发室，又像是这店凿壁开拓出来的延伸之境。……少年拉祖独个儿坐在那儿……正在思考书上的某个难题。”^{[1]26}这一段梦境书写就更能体现出《流俗地》的轻盈灵巧，细辉在巴布理发室有限的空间中拓展出了无限的意味，而拉祖正是在这样的幽暗之所中孤独地沉思着什么。梦境本身就是一个虚幻的空间，而在这个虚幻空间中再开拓出另一个虚幻空间，就使得这一画面更有远离现实的超脱之感，类似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的“化境”，而杂乱逼仄的环境反而衬托出拉祖的纯粹与沉静。空间的无限延展和人物的超凡脱俗都为这个梦境赋予了浓厚的诗意和理想化色彩。

如果现实是沉重的，那作者笔下轻盈灵巧的梦境就大大减轻了现实给人的沉重感，就像是一只温暖的手将读者从无尽的琐事中拉出来。文学作品中的“梦”是一种现实与虚幻的融合，现实与虚幻的界限并不分明，变得模糊不清。现实好像梦境一样虚幻，梦境又好像现实那样真实。如《红楼梦》里太虚幻境的对联所言：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梦的诗化色彩是创作主体的自觉追求。就如同前文提到的“归来（之二）”中对银霞梦境的具像化叙述，其中很多是现实与梦境交杂的整体感受，读者甚至是小说中的人物都没办法将现实与梦境完全区分开，这种虚实相生，真假交织的诗化意境正是作者想借助梦境书写所呈现出来的，换言之，梦境书写所营造的充满弹性的艺术空间为《流俗地》赋予了独一无二的轻盈气质，并非把笔触落到了每一个生活的实处，而是在虚实之间来回切换，既可以做投身其中的亲历者，又可以做跳出凡俗的观察者。

四、轻与重的对抗与调和

在《流俗地》的梦境书写中，如果把主要人物的伤痕都生动具体地展示一遍，那么整本小说就会充满苦痛和泪水，即使是一直都四通八达的马票嫂也会在年老后忽然患上了老年痴呆，甚至是回到陈家包子铺，“蹲在门前。见有人来，她无一认得，只说我好饿，卖给我一个南乳包吧”^{[1]425-426}。

在“远水与近火中”这一章节里，作者再次写到了

婵娟的噩梦，但随后写到“婵娟已然阖眼；窗外略有雨后天之声，四周仍一片宁静。”^{[1]263}此时的婵娟并没有真正卸下自己身上的重负，但她也能在噩梦过后再次安然入睡，周边的世界也不再凶险，反而是伴着滴滴雨声显得愈加宁静，这就是作者用平静和缓的梦境书写来对沉重主题或是生活进行调和。梦境书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对现实的超越，能够为人物提供一种可能性，一种走出现实困境的可能性。弗洛伊德曾指出愿望的达成是梦的唯一目标，梦的本质就是愿望的达成。

梦境书写让文本中的梦幻感更加突出，增加了小说的层次感和轻盈感。小说想要呈现的并不是各种事件和情绪纠缠在一块的没有间隙、无法喘息的沉重琐碎的人生，而是在各个事件与人物之间都拉开一定的距离。就如《流俗地》中的婵娟和细辉，在各自的梦境中体会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和人生滋味。所以梦境书写不光是呈现了某个人物在特定时刻的内心活动，同时也以更加另类的形式展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人们却并未真正了解对方，因而将那些知心的关系衬托得愈加难得与可贵。

作者自己在后记中所说：“我觉得要把写实的小说（《流俗地》实在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作品，因为我始终不坚持它必须写实）写得扎实好看，当中也需要调动许多技巧，用上许多心计，不过是比起现代主义作品，它的技巧往往内敛不外露，使人浑然不觉。”不像现实的情节那样被安放在小说的明处，《流俗地》中梦境书写的这种思想之重和审美之轻的交汇与调和往往是躲在暗处的，也恰如夜晚一般，容易为人们所忽视。因此，梦境书写并不喧兵夺主，但也足够“润物细无声”，使得小说做到作者理想中的内敛而不外露，使人浑然不觉。

参考文献

- [1]黎紫书.流俗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
- [2]阮娟.梦境·地方性·先锋性·人性——评舒文治小说集《永生策划师》中的梦境书写[J].南方文学评论,2021(02):157-166.
- [3]张洋.中国现代小说中“梦”的美学研究[D].辽宁大学硕士论文.